文通

# 文通卷之十七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 碑

釋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于其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

按周穆紀跡于弇山秦始刻銘于鄒嶧此碑之昉也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疏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

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紀功德其上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橋道有碑壇井有碑神廟有碑家廟有碑古跡有碑土風有碑災祥有碑功德有碑墓道有碑寺觀有碑託物有碑皆因庸器彝鼎之類漸闕而後爲之也文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其主於敘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其體自別而墓碑則又自

後漢書曰郭林宗卒蔡邕爲碑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多矣皆有慚惟郭有道無

爲體焉、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
自庸器漸鈌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
徂墳猶封墓也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
蔡邕觀楊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
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
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
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

愧色
耳

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碑陰

碑陰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見傷此刊碑陰之可考者今人多刻樹碑姓氏及醵錢數於陰

**篆額**

其篆於額者曰篆額書碑曰丹書上石非丹書不可鐫也

**刪削**

其刪削曰鐫古人善書者往往自鐫恐俗匠失筆法耳

**書丹**

蔡邕刻石經悉自書丹

**碑評**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則碑陰有評語矣

孔宙碑陰不曰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

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隷釋謂漢儒開授徒親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古籍者則曰故民非文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涖則曰義民此皆讀漢碑者所當知而隷釋人尠少傳故著之

胡侍曰夫伊幽貞潛德流光莫攄鴻勳駿伐垂馥靡盡高岈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

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闡其先烈中世以降藹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獎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淸恐人知苦節與汎栢同貞義教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爲鸞鳳進蹻跖爲勛華雖語有精麤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獲嘉名淑慝俱旌眞贗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則寫照傳神眉目盡姝素交率覩未免誰何儻睞平

生。秪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靦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倘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實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筦庫輒樹神道之碑市交里妻詐假大孺之貴祇以自罔寧曰罔人犯分誣親愍玆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

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蜀洲陬地之界均而不學之徒茂禮任心僭侈頗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碑褻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渾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襃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閡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囘我鬼鋒眩彼衆聽苟或情在難咈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貫纍端葢雖空空鄙夫平

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含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illegible]潤譬諸刻鷙略企鴞形若蠹無蠹不淪魍魎庶幾是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摛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孫何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

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楹喪大記曰君葬四綍

二碑、大夫塟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綱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塟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塟令其鑴

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周宣王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石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

文皆有敘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序碑之林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衙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敘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綺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令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

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敘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盖漢實去聖未遠

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郲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一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碣

碣、晉潘尼作潘黄門碣、碣、傑也、揭其操行立之墓隧者也、其文與碑體同、

哀頌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揚厲其盛德而思念之也

原缺

## 悲文

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此文最古哀慟懇至見古文苑

遺文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漢酈炎作遺令。臨沒顧命所以託後事也。

餘冬序錄、言其鄉有富民張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妻性極妬、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某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求分、某以券呈

文字之妙

官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子復訴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詭書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

死者若生

談苑宋張公詠守杭有富民將死子三歲乃與婿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以財訟壻持書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不然子死汝手矣皆泣謝而去

走生仲達

##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文章緣起

劉勰曰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諡或牒史館請編録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録其逸者其所以載不必詳焉

憖音覲

# 文通卷之十八

## 誄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釋名曰、誄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周禮太祝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今考其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

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按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

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日讀誄（累其行而讀之爲之謚也）喪事攷焉（爲有得失）小喪賜謚

文章流別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惟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

有旧數爲乎往節者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忘之、如爲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謚宜爲惠、弟子聞而從之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

陳思之文，摯才之偶也，何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日聖體

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而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

浮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子昆蟲旒之尊極不其崇乎

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 祭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大禮祭以誠止於告饗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言所以交鬼神之道罔有過也

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四言六言七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如宋人祭馬荆川祭刀之

文。是別一體。

弔古 道

# 弔文

周禮曰以弔禮哀禍災謂水火也詩云神之弔矣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初不稱文後人又稱爲賦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其實爲弔也濫觴於唐宋有弔戰場弔鏄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以切要惻愴爲尚耳

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

虒音斯　膇音墜

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

然影附賈氏。雖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淸。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淸。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矣。

禰音你

## 哀詞

任昉曰哀詞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詞

文章流別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輩爲之其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心之辭

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並列之殆未審歟若夫古辭自爲一體

死而不弔者畏壓溺非夭橫也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候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 墓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其爲文有正有變、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其遡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 墓碑文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為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繂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巳、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當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

別題　釋

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爲體與用韻。則諸集所或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

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與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渡虎慕其清廉。執法之官。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恨當時攜文之士。惜逸此言。

東坡不誌墓

東坡祭張文定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今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幷張公。坡所自作。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元祐中奏云。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

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碑終非本志況臣老病鄙詞不稱人子之意伏望特許辭免觀此一奏近之諛墓者可無汗背。

東坡荅張子厚書云志文疏中已作太半計得十月半月乃成然今書大事略小節已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體

## 墓誌銘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适云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隷。皆云始於晉。葢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晉隱士趙逸曰、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答云、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國語楚子

襲議恭王謚曰先其善不從其過白虎通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襃大其君德掩惡揚善者也義固如是然使後世有稽無徵何以爲戒撰文之士宜必鑒於逸言。蓋誌銘埋於壙者。近世則刻之墓前矣。

墓誌之始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

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狥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敘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銘而卻是誌者、皆別。

二十題例

塔

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其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

句法

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

韻法

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難以例列而銘體與韻更爲審諦

神道碑

事祖廣記云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正曰某帝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是本也其初猶立之於塋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爲神道若神靈往來出遊之意亦有稱碑銘者

唐吕夷簡臨敕撫碑神道故以碑名耳

# 文通卷之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 口宣

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內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也未有撰爲儷語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繁矣蓋諭告之變體也

# 宣答

宣答者羣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宣制以答之也先期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示以見君臣同慶之意盖雖繁文而義則美矣

今制詞皆兩句尤為古雅又著之儀注無臨時改撰肄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

貼子詞

貼子詞者、宮中粘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以進、而粘諸閣中之戶壁、以迎吉祥、觀其詞乃五七言絕句詩、而各宮多寡不同、蓋視其宮之廣狹而爲之、抑亦以多寡爲等差也、然此乃時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尙之、豈所謂聲容過盛之一端歟、

## 表本

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者郊禘宗廟陵寢之祭僅用册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為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矣

致辭

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廷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壼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略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已今之祝贊即其制也

右語

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脩王安石等有進功德疏右語嘗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駢詞皆儷語而短簡特甚

# 致語

徐伯魯作樂語

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爲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寖盛、北齊後主、爲魚龍爛熳等百戲、而周宣帝徵用之、叅秦角抵之流也、隋煬帝誇夫厥總追四方散樂

大業東都爲黃龍繩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千變萬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陳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正旦春秋興龍坤成諸節皆設大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語以畀教坊習而誦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制大戾古樂而當時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職守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所謂曲終而奏雅者也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

王司馬范鎮皆爲之。益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刑。開。偉。門。有文華門仁智殿。據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玉樓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

桁後 韭龍 首之

牛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眞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乎

## 青詞

青詞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蓋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固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黷祀。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崇正者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別名也。

上梁文

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麪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工於是匠伯以麪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禮也又按元陳繹曾文筌有寶瓶文云圬者墁棟脊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為式竊意其詞大略與上梁文同未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宋人又有上碑文蓋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

也

## 道堂榜

道場榜者釋老二家修建道場榜示之詞也品題不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歛者曰門榜淨壇場者曰監壇榜（亦曰衞壇）燃燈者曰燈榜戒孤寬者曰戒約榜限孤寬者曰結界榜浴孤寬者曰浴堂榜施法食者曰施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于食所者曰茶湯榜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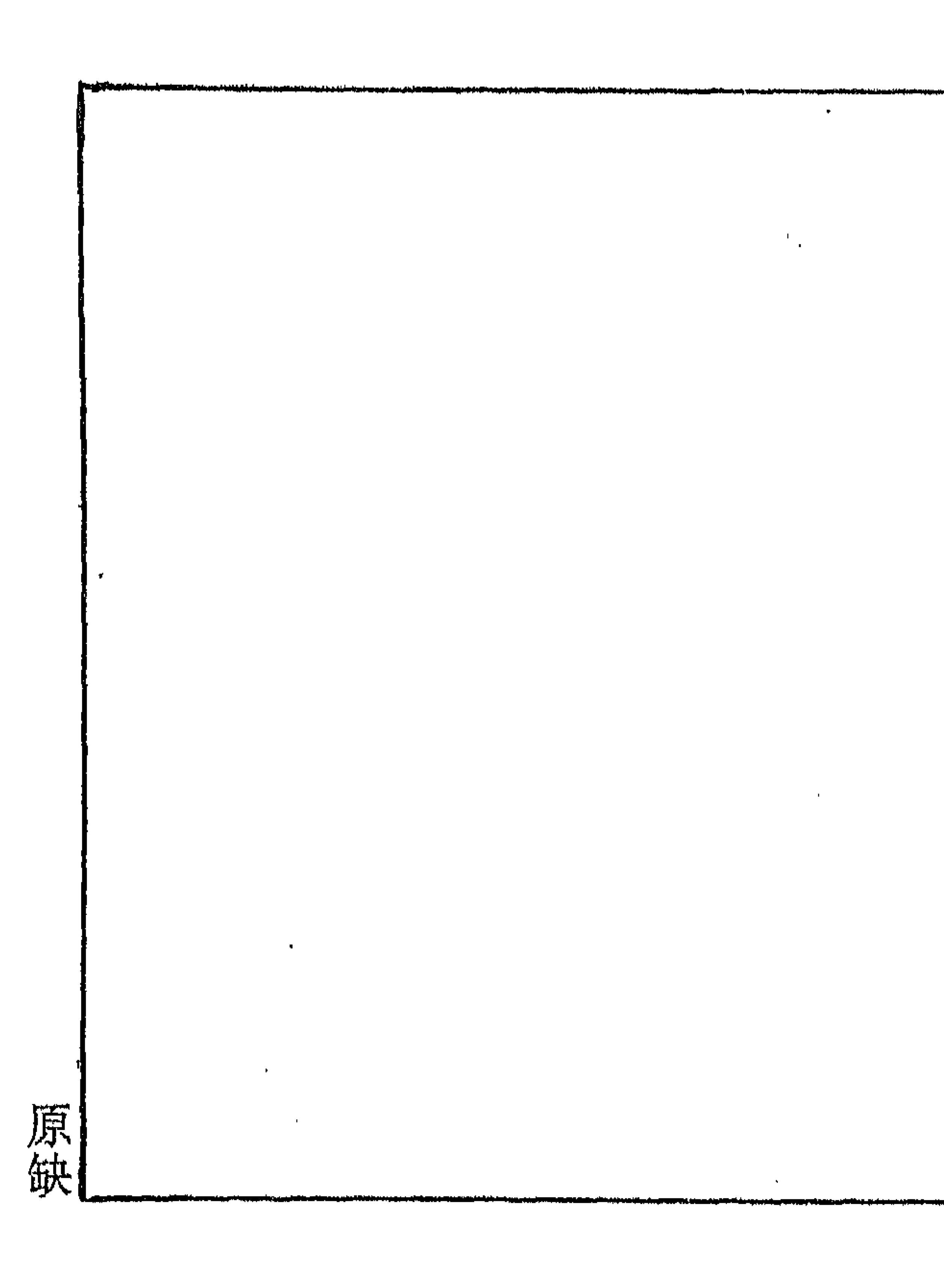
教學者勿求焉可也

法場疏

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辰疏、禱詞曰功德疏、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按陳繹曾文筌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考諸集與事文類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不特用於釋氏明矣、其曰齋文、即疏之別名也

# 法堂疏

法堂疏者長老主寺之詞也其用有三求主用以啟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重其體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也



原缺

## 募緣疏

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祠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哉。

# 文通卷之二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 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欲暢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爲宗自典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疊床乎自范曄而下矜衒文彩始華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爲史之道以古愽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譬夫方朔始爲

客難續以賔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之傳顯其區域科條彪炳降及戰國迄乎有晉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干寶范曄理切而功多劉槃道鸞詞煩而寡要

子顯雖文塲蹇躓而義甚優長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為力與夫范依政駁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而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齊書例云人有未字行者今並書其名如高愼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羽封漢中王高帝高帝亦盜乎　何以盜項也不于指乎

## 正名

唯名不可以假人。必也正名乎。春秋吳楚稱王。仍書曰子。此褒貶之大體。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自茲眞僞莫分。訛謬相仍。如更始中興。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漢之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

魏實居多君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覇也作者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勸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志夫至公難定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自三代以來名實相允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

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齊武成昆季僻王庸主猶曰祖宗史臣載削必書廟號何申勸沮杜偷濫乎位在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號可也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元氏起於沙朔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二十八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書帝書崩何

異腐鼠而稱璞乎。自昔稱謂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四皓奮建萬石皆出於編錄之弛張取叶隨時耳後頗纂流時採新名務成篇題若王晉之處士寒儁沈宋之二鹵索虜是已唯魏收自我作故無所憲章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

題音第

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昔原涉開道表曰南陽阡，欲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世人但云原氏阡耳，事非允當，誰其遵之。如收之詭名駭物，難以形諸竹帛矣。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豈可便書其名，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

逢謂 董賢 亂謂 隗囂

夫以逢亂之臣。總隱其諱。正朔之後。大呼其名。意好奇而輙爲。文逐韻而便作。此失近多。難語中庸。略舉一隅。以存標格。

題命

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上古有墳典丘索春秋尚書檮杌志乘史漢而下、其流漸繁、大抵多以書。記。爲主。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厭俗習舊、雖云稽古、未達從權、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如呂陸二賈不韋書。不繫時月。而皆號曰春秋。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而俱牓之以略。若乃史傳立號諒無恒規。如

傳皇后而以外戚命篇。夫外戚憑皇后以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人表。以古今爲目。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綴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改書爲志。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斯亦貴於革舊者矣。夫雌雄未決。則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頗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

而行。巧於師古者矣。今姑纂列傳論之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也。范曄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子孫附注於祖先。迺藥草經方。煩碎俗猥之至矣。魏收因之。抑又甚焉。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乎。蓋法令滋彰。古人所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一句之褒貶。婉而成章者矣。

編次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為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其間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混淆、冠屨顛倒、列傳所編、惟人而已。龜策異物、輒同黔首、不其怪乎、且所記全為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庶幾得其儕焉。孟堅一姓一傳、多出附餘、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異篇、外戚元后、婦姑分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

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

位先不留。蠭逐兎爭捷。瞻烏靡定。是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僞不遵恒例乎。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子嬰昌邑、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記、事不師古。其滋章之甚與。載觀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

載。术爲格言。

## 斷限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耳。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丘明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義文交互，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起乎司馬。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持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自茲以往，實躋駮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

及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開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讃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覊劉主。魏刊水運。

下列高玉。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如班書地理志。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章名。若夷狄本繫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上說。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相傳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云。雖有愛而

必。捐。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頌省

荀卿云錄遠略近。史之詳略審矣。于令昇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葢著作之良模也。張世偉著班馬優劣。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咸以左氏爲最。馬次之。孟堅非矣。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煩言彌甚。勢使之然也。何者。春秋之時。閉境力爭。吉凶大事。聞於他國者。或因假道。或通盟好。否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

此道至如秦燕楚越僻遠罕通多有闕如且自宣成已前三紀一卷昭襄已下數歲一篇隨所見聞非故爲簡約也漢則會計之吏歲奏輶軒之使日來作者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此所以倍於春秋也降及東京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譜宗錄各成私傳此中興之所以廣于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如謝承陳壽如宋齊梁陳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

秦氏二世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
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于大邦也夫論者
但當要其苦於榛蕪傷於節畧斯則可矣如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
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歷楚人教晉以拔旆
城者謳華以棄甲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
也若武帝乞漿於栢谷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
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豈得謂之煩邪從可知矣
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若必以古方今持彼
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
窮篡夏少康中興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
踐覇世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則
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
其審如此若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訴其疏遺
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蕭衍孫盛習鑿齒
之所編煩於班馬不亦謬乎

倣傚

效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卿、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嘗統一、干寶晉紀毎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

邪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歟、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其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傳云何以

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欲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徒已出輒自問荅者豈叙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

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叙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氏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

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江湛江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敘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説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

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劭述高李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戰殺血滿袖夫不言奪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

似史。而愽夫眞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採撰

夫史之缺，宣尼所幸，自昔博雅君子，靡不徵求異說，採摭羣書，然後能成一家之言，丘明授經立傳，廣包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聚編成錄，若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之若斯也。馬遷博採世本諸書，班固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新序說苑七略，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流日煩，其失愈甚，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嫦娥奔月，如斯瑣駁，豈可殫論，稽康好聚七國寓言，玄

晏多採六經圖讖范曄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左慈羊鳴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好誣先代于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魏收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功粲爲虐絕亂遭刑惡乎宜乎若晉書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矜里誇族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如稱江東五儁顗川八龍變彼虛譽定爲實錄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行路傳之衆口故蜀相

毙於渭濵、晉書稱其嘔血、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
流矢沈烱薦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
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彼此有殊是非無定、
况古今路阻視聽褒隔涇渭一亂、烏兎雌雄將師曠
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
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
此之乖濫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 言語

劉子玄曰、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辭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所載伊訓皐謨誥誓是也。周文郁郁、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春秋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納鼎、魏絳揚干、戰國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譎誑、利口寓言、若合縱連衡、范雎反閒、魯連解紛是也。漢魏已降、籌畫具于章表、獻替總歸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若朱雲

折檻張綱埋輪秦宓酬吳王融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曾無足觀。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也。如鶉賁鸜鴿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雖時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也。三傳之說。既不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矣。後來殊乏之遠識頗似効顰好

丘明者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
辭見于魏晉。楚漢應對。行乎宋齊。故裴少期譏孫盛
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
秋而事殊乖越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
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規檢風流。造次經籍
故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先王桑梓
翦為蠻貊。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不可多得。而彥
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
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妄益文彩。虛加風

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始。唯王宋著書。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反尤二子。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於明鏡也。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則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紀哉盍江芊爲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
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
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衞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
並當時俳優之詞俗鄙俚之說必攟以昏吻傳諸諷
誦而世人以爲清雅樸朴何哉蓋巳古者卽謂其文
猶今者乃驚其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
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
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
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

爲政者。不擇人而理。工爲吏者。不選事而書。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矣。